



养蚕

□ 牟伦祥

食量少,不需要太多人手,“三眠蚕起食叶多”,蚕子“三眠”后,食量猛增,生产队长陆续安排其他妇女来协助,最为热闹壮观的要数蚕子“四眠”之后,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允许我们小孩子去蚕蚕房玩耍。

进蚕蚕房有许多忌讳,不能乱讲话,在淳朴的乡亲们看来,蚕是天虫,是上天给人间带来财运的吉祥物,要尊重。所以,大人一再叮嘱我少开口。

房间很宽敞,一排排木头做的蚕架靠墙立着,一个蚕架要搁置十五六簸箕蚕,此时蚕已两寸长,专心致志啃噬桑叶,发出沙沙沙细雨一样的声音,悦耳动听。“养蚕多苦心,茧熟他人丝。”房中妇女有的喂食桑叶,有的清扫蚕沙,有的消毒杀菌……尽管她们忙得不亦乐乎,但总有说有笑,插科打诨,嬉笑声不绝于耳。面对胖乎乎肉嘟嘟软绵绵全身无骨的蚕子,许多人爱不释手,也有个别姑娘怕得要命,一碰就浑身起

鸡皮疙瘩,偏偏这时有小伙子喜欢恶作剧,趁姑娘不注意,手指拈起三四条蚕子放在对方手臂上或颈子上,吓得姑娘花容失色,小伙子挨一顿臭骂后,笑嘻嘻跑开了。

蚕子“四眠”后,田里的稻秧栽插结束,地里的小麦收割完毕,队里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蚕子身上。这时,男人的职责主要是采集桑叶,若是遇上梅雨天,桑叶上面的雨水必须用帕子擦干,否则蚕吃后会生病,此时最怕桑叶不够,食不饱,不结茧。受队长指派,男人们背着背篋成群结队到其他生产队购买,能买着大家欢天喜地,买不着则愁眉苦脸。我曾在蚕房看见,一条条硕壮的蚕子因缺食而病怏怏趴在簸箕边,妇女们心疼得直掉眼泪。有人出主意,在桑叶上面撒一层米面,以为米是人类的好口粮对蚕类同样适用,殊不知蚕根本不屑一顾,宁可饿着也不吃。也有人爬上杏树摘下杏叶喂蚕,企图狸猫换太子,杏叶与桑叶,蚕一尝便知,最后饿直头绝食,作无声的抗争。缺食桑叶的蚕即使勉强成熟上架,结出的蚕茧个小、丝薄、色泽差、黄斑多,属下等茧,卖不了好价钱,白白辛苦一季。

农村土地承包后,老家家家户户都养蚕。母亲有经验,养蚕数量不太多,又善于经管,结出的蚕茧通常在村里卖出数一数二的好价钱,成为乡邻羡慕的对象。但个中艰辛,有谁知道!“子规啼彻四更时,起视蚕稠怕叶稀”,我常常半夜醒来,看见母亲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围着蚕架忙个不停。那几年,家里开支包括我的书学费全靠养蚕收入。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受国际国内市场的影响,丝绸行业不景气,价格下滑,茧贱伤农,养蚕户越来越少,桑树不断被砍作柴烧,蚕农伤心无助的样子,我记忆犹新。现在,家乡已经看不到一棵桑树了,美丽村姑采摘桑叶的情景,也被时光无情屏蔽在岁月深处。

多少流失的光阴,无法抹杀童年最初的记忆。时隔多年,我回想起家乡那些养蚕的日子,丝丝缕缕仍缠绕于心,一吐为快。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 漫画/高岳

守望平安

□ 邓仲祥

没有苦涩的沉沦,没有笑意的痴心
每天同喷薄欲出的朝日一道冉冉升起
一年四季,默默追寻时针步履节拍的跳动
于是,隐没夜的黎明为你掀开神秘的雾尘

清晨,人流捎来清越的问候
车流送上火红的真诚
东去西走与南来北往的车轮
碾碎了一片拂晓前的宁静

来去匆匆的步履踩出一路放歌的韵味
忙碌追赶时光驿站里,那片喧闹的天空
用梦的凤凰编织出斑斓希冀,载满明天归程
去实现梦寐以求的安全思忖

你,洒脱大方矫健稳重
在蓝天与大地之间巍然高耸
定格于十字路口,熠熠生辉
潇洒与严肃勾勒出一幅阳光气魄的画魂

脚下踩着永不变形的坚定
高楼大厦和蓝天白云组合成一座雕像
瞬时凝固成那个永恒主题
曙光为生存的空间挥洒出一片金色憧憬

警徽闪烁在昂首顶端威风凛凛
蓬勃朝气中焕发出热血与庄重
每一个娴熟的手势与请战的动作
就像是十字路口的红绿灯

你处处擦亮亘古不变的信念
梳理长时的等待和拥挤的焦心
把冷嘲热讽排进了偏僻街巷的盲区
无时无刻校正车辙的轨迹

你是一个被人淡忘的记忆
面对现实诱导回想的启蒙
炽热光束铸就坚不可摧的意志
寒风凛冽吹不垮如磐石般的坚韧

从沸腾的白天到寂静的夜晚
你双目凝眸成希望的焦点
搜索铲除源头的滋生
每时每刻都关注明天交通安全与畅通

你高大的身影,总是映衬太阳
收获喜悦,捧出热诚
在人们心中矗立起永远不败的信念
为金色的生活筑起一道交通安全的防护围屏

(作者单位:甘肃省和政县委政法委)

深秋的咏叹

□ 岱海

连绵了三天的一场雨
让我把秋天写薄写厚都不合适
因为寒意渐浓,秋叶渐轻
唯有谷粒是饱满的
唯有云雀是欢喜的
而在这个秋天,我注定
需要在时间的呼啸中
继续穿梭在城市、乡村
为新时代谱上属于自己的音符
直到我把一副被岁月
侵蚀的骨架,重重地扔到
这夜色中任意一家
亮着灯火的旅馆,然后
让风霜
盖住
我的脸

(作者单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寻找生活的乐趣

□ 陈德亮

在这人海茫茫,红尘滚滚,人们的生活像陀螺一样不停旋转,若能保持一个平衡的心态,多去寻找生活的乐趣,那定是一种自我减压,自我放松的好办法。

平日忙于工作,他们不少人便利用忙碌一天下班后,要么抓紧锻炼身体,跑跑操,散散步,改变一下环境;要么陪家人出去转转,逛逛街,买买菜,放松一下心情。

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就有不少的上班族前来市人民公园的西门广场“潇洒”着,他们要么是加入到歌迷队伍里,在乐队老师的伴奏下,如痴如醉地唱着河南地方戏;要么是手掂着小水桶,一手挥着大水笔,在平坦的石板地面上兴致盎然地书写着;要么是跳着广场舞,做着健美操;要么是踢着花毽子,打着羽毛球……每个人都在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寻找着生活的乐趣。

我家兄弟爱好钓鱼,平日在县城忙得不亦乐乎,可只要一得闲,便背起他的钓鱼竿,或独自一人或三五成群跑到乡村的河沟里钓鱼。因他大都是事先“侦察”好的,故每次垂钓都不会空手。可见兄弟并不爱吃鱼,一般钓来都是送给左邻右舍亲朋好友的,因他钓的就是个乐趣,图的就是个开心。

那天回趟乡下老家,本想找一好友坐会儿,可一通电话,才知道他几天前便和几个相邻到远离家乡几十里的山西避暑胜地吴家湾了,他在电话里很满足地对我说:“地里面活一千完,俺几个就来这儿‘歇伙’了,好开心呀!吃的是山民便饭,住的是山庄宾馆,喝的是本地酿酒,炒的是山鸡土蛋……”嘿!还挺会享受哩。

工作一周后,我们一家人便常常在手机里视频相见。远在上海的长子常常领着媳妇儿,孩子在海滩上追逐游玩,彰显了小家庭的幸福美满;居住在常州的次子不断发来个“造型”,秀一秀他的帅气、才干,给亲人报来个温馨平安;就数女儿离俺近了,要么与家人一起放松游玩,要么和俺团聚,有说有笑共进午餐……

我在单位是搞宣传的,一天到晚都要对着电脑爬格子,敲键盘,时间长了不免会感到头昏眼花,那下班后就尽量找些乐趣给以适当调剂:要么吹吹葫芦丝,笛子,要么弹弹电子琴,顿时便觉得头脑清醒多了,眼睛也亮了,心情自然就格外舒畅起来。

品几口茗茶,听一听音乐,与朋友偶尔聚一起喝上几盅,带着老婆孩子出去玩玩……都不失生活中的一种乐趣。只有搜寻够快乐的因素,才能休整好生命的能量;只有寻找到生活的乐趣,才能更好地生活,活出滋味,活出精彩来。

(作者单位: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人民法院)



蜗迹

刘大庆撰

秋梨最养人

□ 马晓炜

处暑,意味着夏之暑热正式结束,自此残暑褪,新凉生。在这个秋意渐浓的美好时节,民间有出游赏云、放河灯、开渔节等祭迎秋习俗,也有煎药茶、吃鸭子、吃秋梨等风俗。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经过了夏日“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的煎熬,凉爽的秋使人心旷神怡不说,连胃口也变得大开。然而,“食欲之秋”是不能乱吃的,由于处暑之后,早晚转凉,天气较为干燥,饮食上只有多吃蔬菜、多喝水才能够预防秋燥。吃秋梨无疑是最好的选择。经过春雨的滋养和夏日阳光的照射,梨子已经成熟,若美美咬上一口,真是清甜润喉,妙不可言。

遗憾的是,过去我长期在部队工作,对节气里的许多习俗知之甚少。庆幸的是,自从岳母来帮我们照看孩子后,给补上了这一课,使我对二十四节气背后蕴藏着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饮食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

岳母没读过书,不识字,但脑子特别好使,是家里的活日历,什么时节种什么庄稼,每个节气有啥习俗,她都如数家珍。刚开始,岳母只知道她老家浙西的一些习俗,后来通过与小区邻居交流,对我故乡的风俗习惯也知道不少。比如,“冬至饺子,夏至面”,这是我老家皖北的饮食习俗。岳母记住后,每年夏至准会给做碗香喷喷的“过水面”,安抚下我想家恋亲人的离愁。可以说,逢年过节她常带来惊喜不断,平常的日子,被演绎得有滋有味。

跟着月光走

□ 杨金坤

夜微凉,月光微凉。我跟着月光走到了城南的河岸。

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和流光溢彩的灯火,这城外的月光,纯粹,宁静,美好,从容。这样的月光,在城里是绝对看不到的,这样的月光,是好多年前记忆中的月光。

原本熟悉的,久违了的,竟然有一丝淡淡的陌生。我跟着月光走,悄悄地走,生怕惊动了什么,沉默得像是一个失去语言功能的人。

我沿着一丈余宽的人行路,一直向南走。有月光在前面引路,不用担心迷失方向,就这样一直走下去。

一袭清光加身,如同身上的布衣似的,熨贴,舒服。不仅让我感觉不到丝毫的重荷,而且在月光的抚摸下,我彻底舒缓每一块肌肉,弛缓每一束神经,让每一个毛孔都舒张着自由呼吸。

偶尔仰望天空,如此辽阔而苍茫,没有星星,只怕月光也是孤独的。可是孤独有什么不好?有时候孤独恰恰是一种至高的境界,孤独才会干净,干净才会纯洁,纯洁才会容纳万物。有什么比此刻的月光更宽容,更伟大的呢?城市的声音,渐渐地远了,又或许是被无边的月光掩盖

了,吞没了。

而超越物外的东西,无论如何,月光的清辉是奈何不了的。

“月亮天,靠河边。河边有个小女孩,红兜兜,绿坎肩……”一声声童谣顺着月光,从河对岸隐约约传来。被月光一夜一夜腌渍过的记忆,瞬间鲜活起来。心绪如月光一样,有了一种质感,多了点温暖,少了点浮躁。

在同一片月明如水的天空下,同样拥有着这月夜的静谧。拥有这淡泊情怀的,也许只我一人,也许还不止我一人。

一河的水,一河的月,波光粼粼。月儿清晰地挂在低空中,散发出一片淡淡的晕,浅浅的白。半明半暗,越发觉得月儿遥远而空灵。夜渐渐黑了,月在黑黑的夜里,发出如水的月光。纯净,睿智而又澄澈。

夜愈来愈深,月的光越来越白,恰到好处,如奶一般的白。一河的水,在月光下铺展着,流光淌眼,似水柔情,不停地向夜倾泻而出。

河水汤汤,动荡不安,月光倾泻下来,如舞如纱,在夜色的苍穹下婆娑起舞。我看到了月光在河面上舞蹈的样子。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

宣颐斋随笔

美髯飘飘

□ 王乾荣

王力先生在《逻辑与语言》一文中解释“概念”一词时举例道,“有人认为英语把胡子分为‘下胡子’(beard)和‘上胡子’(moustache),证明了英语词汇的丰富,表现力强,为汉语所不及”,他说“此言差矣”。咱们汉乐府《陌上桑》即说:“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鬚。”行人见了罗敷,不由自主放下担子,捋着胡须,尽情欣赏罗敷之美。此“髭”即为“上胡子”,“髭”(简体为“须”)为“下胡子”。汉语关于胡子,即有髭、须、髯、虬髯、连毛胡子、络腮胡子,一字胡、八字胡、山羊胡,甚至“嘴上毛”等等叫法。西人之胡子多怪模怪样,但并非每一种各有一个名字,只分上下罢了。结论,还是“汉语词汇丰富,表现力强,为他语所不及”。

说到胡须,我第一个想起的便是关公。《三国演义》说他“胡子一尺八寸”,是为汉制长度,即现在的42.12厘米,如今舞台上和关帝庙里的关公,均以自身长美髯造型,堂堂古今“第一美髯公”,非关莫属。《水浒传》名将朱仝,因面红须长,酷似关公,也被赐号“美髯公”绰号。

至于现代美髯公,我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张大千和于右任二翁——当然是从照片和绘画而来。张大千与齐白石齐名,民国泼墨画大师,他的白须颇似舞台上老生戴的那种,连着鬓角,直插银发,与头发浑然一体,怎一个“帅”字了得。于右任,早年同盟会,也是民国时期的教育家、书法家。其字诱人,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别署“髯翁”。他的美髯,呈倒三角,长及腹部,据说有人问他睡觉时胡子放被子外面,还是里面,把他问懵

了——大概是顺其自然吧。他在台湾逝世,其著名遗嘱长歌当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这首歌感人肺腑,催人泪下。

开国大典天安门上的几位民主人士张澜、沈钧儒、陈叔通的美髯,我也印象深刻。尤其是站在城楼第一排的民盟中央主席张澜,长袍瓜皮帽配长胡须,一看就是老派革命人物,却也成了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五副主席。其字“表方”,毛主席亲切称他“老表”。中共领导人很少留长胡须,只周恩来在长征和延安时短期蓄过。延安“五老”中,吴老玉章未留胡,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四老”均是短髯,自然大方,颇合他们的高龄和

身份,为众人所尊崇。王震外号“王胡子”,我却从未见他留胡子的影像或照片。

据说,从基因分析,汉人毛发没有西人发达——您瞧马恩两导师的大胡子!咱们推崇“多须髯”,是物以稀为贵,乃成秦汉时期美男的标志之一。《汉书》记载,霍光“疏眉目,美须髯”,被称为美男猛将,但也不尽然,与头古古典美女西施并称的古典美男潘安,下巴光溜溜的。《陌上桑》云“为人洁白皙,鬋鬋颇有须”,“鬋鬋”(lián lián)即指诗中那白肤帅哥须发稀疏。

总之,胡须之浓淡丰寡,与基因和体质相关,留不留胡须,所蓄胡须或长或短,均是个人所好,注意点儿与自身气质做派相谐就得了。而不管您的胡须咋样,美丽汉语均有与之相配的词汇来命名……

鑄造忠誠警魂 建設過硬隊伍

努力踐行人
民警察核心价值观
三零三年
北海路高區
白文良

书法家 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铁路公安处 白文良